

觀旭軒文彙

上

書外書冊

詩集文集

詩集彙三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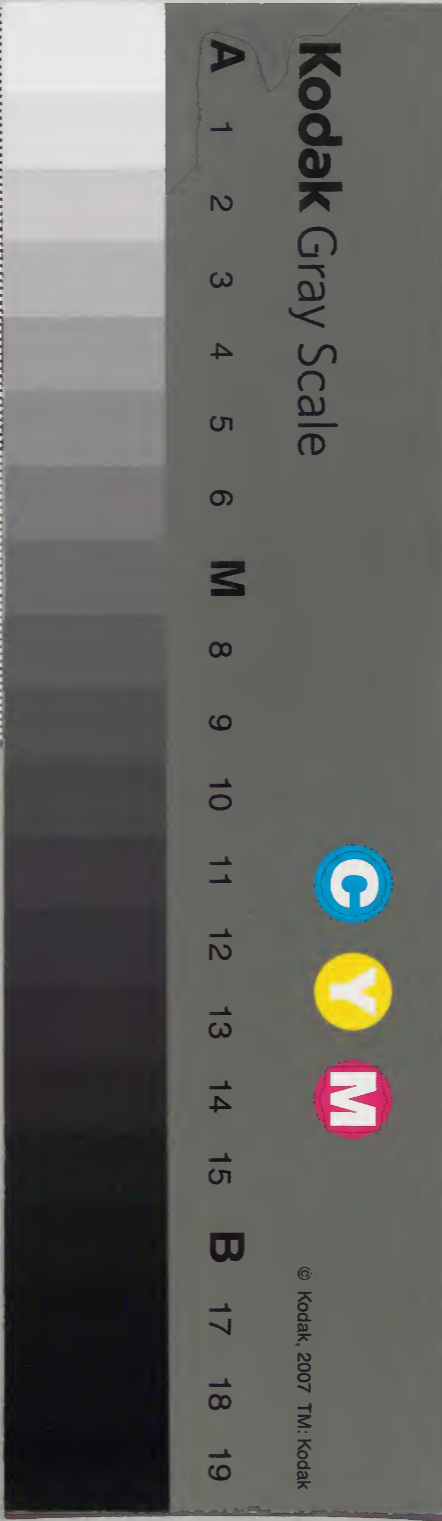
和書門	二六四七三
類	七回函
架	三八册

391

庫文閣內	和書
二六四七三	三册
二〇六函	一七架

庫文閣內	番號	和 26473
	冊數	3 ( 1 )
	函號	206 391

206-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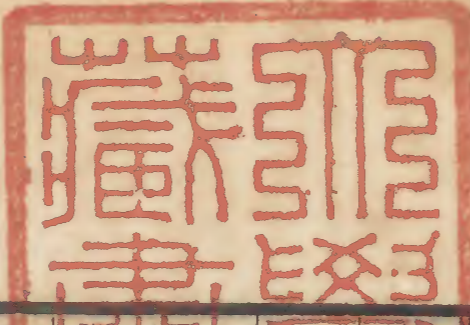




慶應紀元乙丑刊

觀旭軒文稿

格致塾藏



觀旭軒文稿序

淺草文庫

日月昭耀星辰森列者天之  
文章也山嶽峻崇江河流布  
者地之文章也原千德性其發  
于言辭傳諸百世而不朽者  
豈不人之文章哉蓋有本有  
實而發為詞藻者真文章也  
無本無實而強飾其辭者非  
真文章也木村士良君為  
文學也頃者其以人選其舊

觀旭軒文稿



稿為之卷將上諸梓屬信章  
序之信章實士良之父也以學視之  
之信章實士良之父也以學視之  
士良及為信章之父矣其業  
之所至何能得測若使信章  
之文冠士良之文殆西子蒙  
不潔也固辭不許嗚乎信章  
不知所以言也唯士良之文之  
真而非虛也信章有由知之矣  
嘗問士良曰子於六經之文章

以何為冠曰免士良曰大傳之  
文辭是也不啻口稱之心實  
信之矣信章不能知士良之  
所信然孔子之至聖則嘗竊  
信之矣至聖而為此文則此  
文之果別絕乎古文也可推  
而知矣而士良真知而真信之  
則亦當真知其德而真信之  
也真出其德而真信之者士良  
平生涵養之所致也心有所



得而發為文章則士良之文  
亦可謂真文章也天地以道  
為本而發為日星山河之文  
若心無所得何以為此文哉  
信素之言止此若夫文辭之  
怪奇之變化不窮之妙非信  
章之所得而測也時元治二  
年乙丑孟夏高田大須賀信  
章撰

儉齋岡寶書

觀旭軒文彙卷上

越後 木村温士良 著

豐臣太閤記序

天地設位。萬國森列。本邦屹  
立於東洋中。地美俗正。自  
太祖神武天皇開基。聖聖相  
承。百王一姓。大統之盛。與  
天地無窮。實為兩間第一之  
邦矣。上有聖人。則下有賢  
者。是以自古俊傑英雄。林  
林輩出。管家之文學。源氏  
之智勇。平內府之孝。楠河  
州之忠。昭曜宇宙。千載不  
朽。若夫才包山嶽。氣蓋萬  
夫。掃穢濁而清六合。功曜



本朝威震海外者。其唯豐太閤乎。應仁以來。天下大亂。羣雄割據。虎視鳩張。迭相吞噬。無有寧歲。太閤起身微賤。慨然欲澄清天下。於是厲熊羆之士。率智勇之將。指麾則風雲生。叱咤則雷電興。兵動而神驚。謀成而鬼哭。誅光秀。斬勝家。降義久。梟氏政。叛逆者盡誅鋤。暴亂者盡蕩滌。八歲之間。六十餘國大定。以翼王室。令諸侯。使天下復歸于統壹。餘威所及。蹂躪朝鮮。摧破明軍。易於拉朽。其雄才大略。雖漢高亦當北面。斂衽。豈非不世之英雄也耶。太閤之英雄如此。而二世而亡者何哉。古聖人之於天下。取

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故萬姓悅服。傳世長久。至後世。或有以智量取天下。而守之不以仁義。故其亡也。忽諸。太閤攻取戰克。料敵如神。億萬之衆。四海之大。容諸胸中。曾不蒂芥。其智其量。與江海爭大。而太閤撫民以仁乎。非也。爲事皆出於義乎。非也。言語不必信。刑罰不必中。所親不必賢臣。所遠不必小人。驕奢怠忽。極天下之欲。蓋太閤定天下之才有餘。而守天下之德不足也。况嗣子童昏。驕婦姦豎用事。興無名之師。失豪傑之心。其二世而亡。不亦宜乎。雖然。天下之定。出乎太閤之智力。天下之亂。在於太閤之沒後。



太閤不出。天下不定。太閤不沒。天下不亂。一人之身。而天下之治亂係焉。豈武田上杉毛利北條氏等之所能及哉。且起人奴定天下。官至太政大臣。前人之所無也。欲電掃明國。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亦前人之所無也。吾故以為不世之英雄。豈非然哉。此書記太閤事甚詳。讀者宜當學其善者。而戒其不善者。苟學太閤智量之大。志氣之壯。則上者足以輔帝王。治四海。而服夷狄。下者亦足以為豪傑之士。而盡忠于國家。若是則真神州之人也。真聖人之民也。嗚呼。此書亦可謂有益于世之書。

矣。安政五年歲次戊午春二月木村温士良撰。

諸葛武侯傳附錄序

由三代而來。抱文武之才。行仁義之道。精忠至誠。動天地感神明者。惟諸葛武侯一人而已矣。夫行仁義之道者。不計成敗。不問利鈍。人所爭為。已有不為。人所畏避。已有勇進。其所不為。巍然如泰山之不可動。雖儀秦之辯不能少移。其所勇進。沛乎若長江之決下流。雖賁育之勇不能少遏。是何以然也。其為心正。其所見大。區區利害不足以動之也。侯之為相。明賞罰。布公道。國富兵強。百姓心服。堂堂之陣。犯者必敗。



正正之旗。觸者必摧。秉鉞南征。孟獲束手。舉旌北討。司馬懿破膽。豈非抱文武之才乎。始以布衣。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昭烈三顧而後出。草廬既出也。傾覆顛沛。益盡誠忠。遂取西蜀漢中。祀漢配天。及事後帝。終身蹇蹇。致匪躬之節。數伐中原。遂卒于軍。豈非行仁義之道乎。方此之時。曹操孫權。勢盛國強。士之求進者。皆爭委質。如荀彧程昱周瑜張昭。一時之豪傑。尚不知其為漢室之賊。而甘從之。獨侯明知其為漢賊。賤而不顧。是人所爭為已有不為也。魏國大而蜀國小。就令屢出征。未能必勝。且出征則身勞。不

出征則身逸。畏敵者必不出征。好逸者亦必不出征。況當時議者以伐魏為非計。則我不出征。誰毀之者。而侯連年出征。死而後已。是人所畏避已有勇進也。且夫後世人臣之所為法者。非伊尹周公乎。三顧而出。與伊尹之三聘而出何以異。終身蹇蹇。與周公之勞於王事何以異。然而伊尹之聘。非湯之親往。武侯之顧。則昭烈自往。周公輔方興之周。而其主又賢。武侯佐將滅之漢。而其主又昏。然則謂侯之出勝於伊尹。其輔主難於周公可也。非抱文武之才行仁義之道而能如是乎。侯之盛德。非君子者不能善記。晉陳



壽作侯傳。壽素腐儒。且不敬侯。故其所記私且陋。宋之大儒南軒張先生恨之。再作侯傳。於是侯之盛德昭昭於千載。蓋侯之德。雖不待文字而光。然吾儕小人開卷而詳知盛德者。豈非張先生之力也哉。如先生者。可謂侯之忠臣矣。溫始讀壽所作傳。亦恨其私陋。欲改作之。及得先生所作。焚藁曰。昔司馬君實為政時。以范景仁為門下侍郎。景仁固辭曰。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蘇子瞻具疏將諫哲宗。及見范淳夫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景仁子瞻之人品。豈畏君實淳夫。而猶如此。況張

先生之學。勝於君實淳夫。而溫之才。不及景仁子瞻之萬一乎。於是乎。按先生所作。且附以先儒論侯之言。傳之同志。以與共知侯之盛德而仰之云。安政四年歲次丁巳秋八月木村溫謹序。

墨水遊記序

天作靈山於中國。名曰富士山。高摩青霄。大盤三州。不唯本邦諸國仰觀之。往昔加藤肥州在朝鮮亦觀此山矣。其高如此。故雖盛夏。而白雪常帽山頭。秋冬則自峯至麓。無處不雪。譬猶以白玉琢成也。且山形極正美。峯之平如削。峯狹而麓濶。自狹至



濶以漸而亦如削。古人以倒白扇比之。當矣。譬猶向碧空大書八字。而東西南北望之。而其形如一。其正而美為何如也。吾不遊西土。故不見所謂五嶽者。然以所圖觀之。奇偉崇高則有矣。未有如此山者也。又生靈花乎。神州其名曰櫻。近而觀之。如玉如雪。遠而觀之。如雲如霞。梅花之清高。而兼海棠之綽約。超羣絕類。俯視衆芳。是以天下直稱曰花。不敢呼其名。西土亦有櫻。而異於本邦之櫻。蓋名同而實異。譬猶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也。本邦名花宜以櫻為帝王。西土則以牡丹為王。然牡丹豈得及吾

櫻。譬猶子陽之妄自尊大。而不及光武之自有真也。故西土人來遊。本邦者一見此花。則驚嘆以為神焉。夫本邦自太祖創業。至今二千五百有餘歲。一姓相承。皇統不動。西土國雖大也。王者屢易。曰周。曰漢。曰唐。曰宋。國一而號不一。豈如本邦大日本之號。自古至今。巍然不動哉。西土禮義之國。而猶不及本邦。則侏離左衽之國。不必論也。夫如此。故上帝特生二靈物。以異神州於萬國也。嗚呼盛矣哉。溫也。小人。然幸生神州。故極愛二靈物。而常思兼觀二物於一所。



及復思之。蓋無如墨水者。今茲三月。攜二三子遊墨水。花方笑而待人。徘徊花間。疑入神仙之境。回頭西望。富峯巍然接天。白雪皚皚。與碧空相映。余樂甚。舉觴大醉。二三子亦有所感。作記示余。其文雄壯俊偉。光燄長遠。余喜曰。二三子於六藝經傳。無所不通習。而又善文章如此。則亦可謂中國之靈物矣。乃援筆題其首。時安政六年也。

書畫帖序

人之氣象見於萬事。大而政事。小而技藝。皆氣象之所見也。作書畫者。胸中不可有塵俗之氣。世之貪饕

無恥如犬馬。閃倏狡獪如狐狸鬼蜮之輩。塵俗到骨。不可醫。如此者作書畫。則滿幅臭穢。唯令人欲嘔吐耳。故欲以書畫擅大名於世間者。宜先洗滌塵俗之氣。必其胸中如青天白日。如山嶽河海磊磊落落。正大光明。然後出之腕下。則變化生動。韻致超絕。不求巧。而巧者自存。如是而始可以置於机。掛于壁。積之緘之。傳諸千秋而無恥也。余不能書畫。然有時或強爲之。處俗事對俗客之後。不能下筆。下則陋惡不可觀。其登山觀海。探花聽鳥。或讀書心樂。飲酒微醺。而胸次洒落之時。揮毫則自覺雖拙矣。而無俗氣也。矧



嘗用力於書畫者。清明其氣。則必有可觀矣。中澤又新袖書畫帖來。請序其首。又新苟以余言觀天下之書畫。亦可以知其人品矣。

冬夜小集詩序

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盜。盜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也。盜曰。久聞公詩名。但希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涉乃贈此詩。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知否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清王孟端友某。在都娶妾而忘其妻。孟端寄以此

詩。其人泣下。卽挾妾而歸。夫兇暴之盜。喜敬休劫。迷戀之客。感泣歸家。是僅僅二十八字。反勝刺刺百千言。聖人云。詩可以興。其不以此歟。明劉健好理學。惡人作詩。曰。汝輩作詩。便造到李杜地位。不過一酒徒耳。吁。固哉言也。是村學究火爐頭之語耳。夫詩發於情。而溫柔敦厚。如春陽之溫物。如花鳥之悅人。可以。和性情。可以厚人倫。以規人之過。而人不怒。以解人之怒。而人感動。程明道朱晦庵。以道學冠萬世。而皆喜作詩。用畢生之力。棄凡百之事。而學詩。則不可以。力行窮經之暇。從事於此。何害之有。今夫觀名山秀



水對和風霽月。見花柳蔽野。鳥雀穿林。楓菊夾江。鴻雁叫空之狀。欣然操筆。自覺詩之養人者。非輕煖肥甘之所及。雖有時焉。勞心於推敲。而方其得珠也。覺和樂溢一身。古人云。思苦如中酒。吟成勝拜官。真非虛也。嗚呼。是可與知者道。未可與俗客語也。吾友賦冬夜小集詩。遠託鴻鯉。請吾序。吾知雖冬夜寒威透肌。筆硯皆冰。而相集賦詩。則和氣充滿。身體温温。生煖。矧吾友每相集。未嘗忘釣詩釣乎。乃言詩之有益于人者。以冠篇首。萬延辛酉泰月穀生日。木村温序。

希葛堂隨筆序

温自幼好讀書。日夜對卷。樂以忘憂。唯以體羸弱。時為疾所沮。大人戒母刻苦。不得已而出遊。然身不能騎竹馬。不能放紙鳶。唯袖手觀友人嬉戲耳。每自謂吾性拙無所能。宜專精讀書以立身顯父母也。年十三時。母親上仙。自此家益貧。家無藏書。筐中所有唯四書五經而已。常從人借書而讀焉。而所親率多貧人。亦乏書。是以盡心力。而僅得一二之書。其難甚於求趙璧借荊州。家無婢僕。身親為其事。且大人下帷教人。每童子來。命吾代授句讀。是以偶偷間披卷少讀。則事輒來。終事又披卷。坐未定。事復至。如讎吾讀。



書。每日席不暇煖。雖極短之卷。不得終篇。唯夜得縱  
意而讀耳。夫吾之於書。一借猶難。況於再借歟。靜讀  
猶易忘。況於偷閒急讀歟。一借急讀而返焉。則不能  
記於心。不能記於心。則與不曾讀何以異哉。故每讀  
書有所獲。輒筆之冊以備遺忘。漸積成數卷。名曰希  
葛堂隨筆。夫吾昏愚無物可比。其所爲善而筆者。安  
知非市璞而寶燕石之類乎。然既費力寫之。不忍以  
覆醬瓿。非欲誇於人也。人亦不必喜。所以自玩也。吾  
尚乏書而無閒。嗚呼。吾欲讀書力學以立身顯父母。  
而尚未也。雖吾之愚。而貧之爲祟實多矣。吾本不欲

富貴也。唯得有錢而多買書。有婢僕之可使。而靜坐  
披卷。則平生之願足矣。然吾觀世之富貴者。多與書  
絕交。豈富貴則別有所樂而然乎。然則吾之少知讀  
書者。亦貧之力也乎。如是。則不宜罪貧。而宜賞貧也。  
乃題數言于卷首以表吾與貧戮力以筆此云。

### 文則序

明爲日月。列爲星辰。峙爲山嶽。流爲江海。雲霞卷舒。  
草木欣榮。是天地之文章也。伏羲之卦。文王之彖。周  
公之象。孔子之傳。大學之規模。整密。中庸之義理。精  
妙。論語之旨意。渾含。孟子之議論。發越。是聖賢之文



章也。夫天地有元亨利貞之道。聖賢備仁義禮智之德。道德雖盛。而不廢其文。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此。何者。道德盛于內。則文章發於外。自然之理也。苟文章不發於外。是道德未盛於內也。是故德盛而文自至者上也。修德而亦學文者次也。不修德不學文者斯為下矣。而世或曰。君子德而已矣。何以文為。是其人不學寡德。欲作文章。則胸中空虛。不作則難掩不能之愧。於是悍然攘臂。更為大言。以謂文章小技。不足為。嗚呼。是庸人巧護其短之術。豈可以欺識者乎。夫文莫如六經四書。然其文至高。法寓於無法之中。而

難窺法之明。莫若韓柳歐陽三蘇曾王之文。法明則可得而學。吾是以取八家之集。鈔其文百有餘篇。名曰文則。以為作文之軌範焉。夫八家之作。雖未能醇乎醇。而能發揮其中之所蘊。而浩浩蕩蕩。則亦六經四書之流亞也。學者能學八家。而與之同馳騁。則六經四書之文。亦未必不可庶幾也。

送戶野生歸丹後序

文所以載道者也。聖賢之道。非文不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道。傳于萬世。昭乎如日月者。豈非文之力哉。聖賢不世出。苟無六經之存。後世何由



知吾道之大。何由知吾道之尊哉。蓋道雖不待文而傳。人之見道必由於文。然則文者所以使道明於久者也。所以使道行於遠者也。夫有德者必有言。六經之文是也。聖賢仁義禮智根於心。至大至剛之氣充塞天地。是以其文大如天地。昭如日星。高如山嶽。深如河海。以盡天下之道。以包古今之理。是不求文而自文。文之本於道德者也。後之學者不察。以為文章一小技。於道無所損益。或謂文為文。德為德。不務畜德。專用力於字句之間。是二者皆過矣。一不知文為載道之器。一不察文以德為本。是豈足與論文哉。學

者宜使文章本於德。以載萬古不易之道也。夫作文之道有三。一曰養氣。二曰知法。三曰去弊。文以氣為主。氣大則文亦大。氣高則文亦高。氣溫則文亦溫。氣雄則文亦雄。未有氣潔而文汙者也。未有氣正而文邪者也。苟不知養氣。則無為文之本。無本之文必不達。此所以作文不可不養氣也。文無法則亂。聖賢之文。不論法而自有法。學者之於文。豈可師心妄作。破壞規矩乎。有開必有闔。有呼必有應。不可無擒縱。不可無頓挫。用新筆而不用複筆。用峭筆而不用平筆。勿使骨格卑。勿使風神陋。不如是。則不能以傳久行。



遠。此所以作文不可不知法也。文有弊則陋。盜前人  
所言以爲己言。排詞偶語。學六朝靡曼。平弱敷衍。無  
神采。佞屈聱牙。不可讀。狀月露風雲。不足關係天下  
國家。飾邪說曲言。有害人之身心。如是之文。不必作。  
又不可作。此所以作文不可不去弊也。夫爲文章。氣  
正大也。能有法也。弊盡去也。如此而無益于人間。不  
傳於久遠者。未之有也。而三者以養氣爲主。苟能養  
氣。淡然無欲。浩然心廣。仰不愧。俯不作。飽於仁。醉於  
義。則發爲文章。不拘守法。而自合法。不務去弊。而自  
無弊。筆鋒截鐵。文光照天。文不至此。未可謂君子之

文也。彼徒株守法度。務探弊。而不知養氣者。雖窮畢  
生之力。豈能爲合道之文哉。苟不合道。雖有馬班之  
筆。又何足取哉。然工夫不可闕。以養氣爲主。而又能  
務窮法審弊。至於自合法自無弊者。善也。苟不考法  
與弊之所在。師心妄作。自以爲豪者。吾未見其可也。  
然則始也講法審弊。後也任意之所作。是自法入而  
能脫法者也。不講法審弊。而求自無弊合法。猶不踐  
梯而欲登樓。不由麓而欲登峯。可乎哉。而所謂養氣  
卽畜德也。德畜而發爲載道之文。合法而無弊。文於  
是乎不朽于萬世。是君子之文也。余自幼好文章。然



資性駑鈍。不能有所進。常扼腕嘆慨。今年戶野生入大人之門。生亦喜文。余竊喜得同志。將與生往來論文。而生忽歸丹後。與生交者不過二三月。而將離別百餘里。於是悵然以悲。乃叙平日所聞見者以贈。願生務養氣。而又能窮法去弊。作布帛菽粟有益于世之文。以傳于久。不使後人謂文章一小技也。其勉三者之法。則在於不安於小成。集義積理。用力於六經。慎勿浮華鮮實。妄言悖理。自以為豪。如世之俗儒。是余之所望於生也。安政四年歲次丁巳四月八日。

送大森子教歸越後序

載道者謂之文。發文者謂之氣。氣得其養。則能為不朽之文。文得其妙。則能載至大之道。吾越後之為國。山高而海大。山之最高者曰妙香山。崇高博大。摩空凌霄。山頭四時雪不絕。有時雲興。唯廻山腰而已。蓋與立山淺間山等相為伯仲。隱然雄視乎六十餘州。北方之海極險。秋冬風雨。則波浪高揚。如邱山。若奔馬。聲如雷霆。響聞數里。觀者震掉。畏濤之奪此身而去。對面相語。不聞其聲。以手指示而通。方是時。雖巨舟大艦不能出。出則為怒浪吞噬。雖晴霽之日。濤勢雄強。搖光蕩綠。常有怒態。漁舟之往來者。皆掀舞欲



覆。夫山水君子之所樂。豪傑之士之所喜。越也得山水之巨擘。可謂善國矣。且作文不可不大吾氣。高吾氣。壯吾氣。潔吾氣也。欲壯潔高大吾氣。莫山水若。況於其尤者乎。氣能壯潔高大。則其文亦如此。以載天地人之道。無難也。風雲花木之微。焉能窘吾筆哉。大森子教從吾遊。學爲文。吾每偕探山水花木。以養作文之氣。嘗同訪金橋櫻花。行郊野中。時方三月。菜花如金。茅屋或連或斷。彌望細草中。翠柳紅桃相映。占春野水潺湲。沿道流。足以洗杯盥漱。既至金橋。千樹玉櫻夾兩岸。花美水清。如入神仙之境。時時春禽隔

花呼人。吾儕大聲談笑。則驚飛蹴花。作暮春之雪。於是樂甚。移時忘歸。歸而氣象清新。覺文章有進。花木之助。尚猶如此。況山海之養氣。則有大於此者。今子教將歸。越後。歸而登至高之山。觀至大之水。則文之進。必倍蓰於前日矣。况乎子教久居江戶。見城郭之廣壯。宮室之偉麗。又於歸路。登碓氷嶺。過川中嶋。觀往昔英雄戰爭之迹。慨然蓄念。而后日與高大山水相親。他日聞北海之濱有能文之士出。非他人必吾子教也。臨別書以贈之。安政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送渡邊文吉遊江戶序



聖人有言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聖人之仁。如天地之於萬物。父母之於赤子。未嘗一日無憂世憐民之心。然而進以禮退以義。其隱而在下也。身不妄進。言不妄發者。豈畏首畏尾。拱默以避禍哉。窮則獨善其身。道當然也。若夫人不求於己。而已求於人。身在田野。心飛魏闕。汲汲焉求賈而沽玉。是自枉其身也。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豈欺我哉。吾常惡世之學者。不知自重。讀古人之書。而少有所得。則傲然自負。謂苟用我。則天下可唾手而治。於是上書獻策。妄言天下之事。信口罵詈世人。放蕩不遜。無忌憚。無

顧藉。嗚呼。是豈古昔聖賢之道哉。特貪名戀祿。一匹夫之所為耳。就使有憂世之心。而既已枉已矣。能直人。未能救人。而先害己。計不亦過乎。幸而不招禍患。踰位犯分。其罪已大。况如此而離禍者。比比皆是。當義而死。刀鋸鼎鑊。固所不辭。違道而死。何面目見父兄宗族。夫既仕而不陳其力。或模稜。或寒蟬。或為河中木。或為不吠犬。是則尸位素餐。罪不容誅。隱而在下。守義樂道。言語不苟。是則思不出其位者也。君子貴之矣。在易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吾夫子贊之曰。志可則也。吾惜今之學者。不知此義也。



蓋今之學者。暴智耀世。妄言時事以干上。非真憂天下也。非以為仕宦之捷徑。則以為求名之媒耳。昔者伊尹之耕於莘野。太公之釣於渭濱。諸葛孔明之耕南陽。未聞揚材露技。汲汲言時事以自售也。後應成湯文王昭烈之召。一出而輔弼王者。左右大業。盛德美功光乎萬世。信乎孟子之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今之喋喋自鳴者。所謂口打賊者爾。使之執事。未必不狼狽自失。取笑于世間。如趙括王昭遠之徒也。言者未必能為。為者未必能言。自古而然也。渡邊君文吉。將遊學于江戶。求言於予。夫江戶大都。學

者山積。求師取友。固不乏人。然其間輕率放蕩。喜事希功。妄鼓誕頰以賣其說者。往往有之。不幸交之中其狂毒。則得罪於君子。遺憂於父母。予切欲邊君擇交慎言。不近世間輕薄之徒也。交不貴博。貴得其人。苟得道德文章可仰之人而從之。何須內交於糟粕之輩。往矣邊君。篤志以學古聖賢之道。予刮目而待之。文久元年九月三日。

觀松齋記

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凡松栢梅李。榎枌檉櫟之類。森然鬱然。滿乎天地之間。惡木則君子觀之。或有所



戒。或有所懲。良材則君子觀之。或以比其志。或以養其德。原田君種滋之邸。在高田城南。濠水自北而南。又折而東。君之邸適當其折。其地高燥。限以短籬。人之往來籬外者。皆俯視之。春夏之交。城頭萬木。秀茂凌空。翠綠欲流。水煙朝飛。林禽夕歸。秋葉之舞風。丹黃繽紛。冬雪之飾樹。銀花皚皚。皆於其齋乎見之矣。齋之北籬之南。植以松。有如鳳之翔者。有如龍之躍者。有如高人直立者。有如猛虎盤踞者。形體非一枝柯各異。月明而見其影。疑蚪龍纏結。風來而聞其聲。如波濤之奔騰。如千軍萬馬之銜枚而馳。故顏其齋

曰觀松。而屬記予。夫君之邸既富於景如彼。可以命其齋者不為不多。而獨取於松。豈無其故哉。夫木者。於河圖居東方。於色為青。於時為春。於人性則為仁。矧松者。四時青青。不變其色。是仁而無間也。或秋冬極煖。而桃李狂花。松則卓乎不為眩亂。是其知也。霜雪壓枝。而勁然不凋。是非其勇也耶。孔子曰。知仁勇者不惑。勇者不懼。昔者吾皇孫。授以三神器。蓋比仁於玉。比以天下傳。皇孫授以三神器。蓋比仁於玉。比知於鏡。比勇於劍。寓道於器。以傳於無窮也。吾



天祖既以此三者傳於无窮。孔子亦以此三者為達德。則天下之道。豈有以加於此哉。君之愛松。豈亦寓道于物。朝夕觀之以畜其德乎。他日德成。不惑不憂。且不懼。知而樂。仁而壽。勇而不動。聲色措。國家於山嶽之安。是闔國君民之所望。亦予之所望也。君之先受命於幕府。來臣于吾公。世其祿位。富貴可炙。千金一擲。佞諛隨後。可得而為。飛鷹走犬。羽毛車載。可得而為。重裯列鼎。粉黛數百。爭妍取憐。亦可得而為。然而所為不出於此。奉職之暇。匹馬單瓢。逍遙郊野。雙刀臺笠。釣水遊山。在家則明窓淨几。披書

對松。俯友古人。仰觀鬱鬱之姿。自古非澹泊寧靜之人。不能成大事。予欲君之有始又有終也。予亦愛松。歸鄉之歲。命童子園中栽松。桃紅李白。雖美而予不之愛。乍善乍惡。乍自修。乍自棄。如桃李之花。須臾而落者。世之通弊。不愛桃李。而愛千歲不改其節之松。予亦竊有意也。予之所愛者。既同於君之所愛。則予之所言。亦或有合君之心者。是以忘其固陋。而作觀松齋記。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修辭堂記

在周易乾之履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子



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夫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見於事者。无一言之不實。宜矣。雖居危地而无咎也。內而忠信。外而修辭。兩者皆重。而辭者所以接人者也。有一言而構滔天之禍。折終身之福者。君子尤重焉。夫辭者。心之聲而身之文也。修則爲君子。不修則爲小人。古之君子。言顧行。行顧言。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辭不妄發。發則必中。是以天下信之。無有不從者。至於後世。聖人之道不明。人不重行而唯重言。以謂三寸之舌。可以成功業化天下。

其吐言也。如風雨忽至。如百川急流。驟聞之。亦如可悅。徐而察其人品。則與市井無賴之徒。不少異。備五常之性。立萬物之上。而其行乃如蟣蟲。如蛇蚓。如狐狸。如豺狼。不英雄其身。而英雄其口。不聖賢其身。而聖賢其口。扼腕抵掌。高視濶步。平日所謂切磋琢磨者。皆以爲自傲欺人之資。嗚呼。如此而可謂之修辭乎。如此而可謂之君子乎。吾老友杉本君直準。名其所居曰修辭之堂。而請記於予。予意修辭者。莫如務簡其辭。辭多則氣損。氣損則意亂。意亂則其辭自相牴牾顛倒矣。常默而時發。發必以簡。簡而足。此之謂



辭修。辭修。則已心既存。而人自畏敬矣。羽蟲之鷙者。曰隼。鱗蟲之神者曰龍。其搏空乘雲。瞥然一見。瞬息滅沒。是以能全其身。不離羅網。又不視夫善兵者乎。見機而發。勝而速去。來如疾風。往如駭電。是以百戰百勝。能安國家。羽鱗之屢出者。滅其身。將帥之玩敵者。覆其軍。夫龍隼物也。兵小道也。猶能全已如此。學道之士。其可不知所務乎。杉本君素篤志於聖賢之學。孜孜不怠。今又命堂以修辭。而益修其身。苟能修辭立誠。為純粹之君子。則雖居危地。猶无咎。況生太平之世。居有道之國乎。予嘗至所謂修辭堂。修竹數

竿交枝垂蔭。越墻而望。連山巍巍。靜坐而聽。川聲淙淙。觀竹之直。而欲其辭之不詐。觀山之重。而欲其辭之不輕。思水之有源。而欲其辭之出於道德。亦可以為修辭之一助矣。文久壬戌五月十五日

岳雪海霞樓記

美景難兼。宜觀月之所。或無花。宜觀花之所。或無水。宜觀山而不宜觀川。宜觀雪而不宜觀霞者多矣。若夫兼收美景於一樓者。其唯岳雪海霞樓乎。樓在高岡上。自前窓西望。則芙蓉岳巍然凌霄。白雪常帽山頭。自後窓東望。則滄海渺茫。接天無際。旭日初升。彩



霞流空。故命之曰岳雪海霞之樓。余嘗與客遊樓上者數日。晨起望觀山海。蒼蒼焉不可辨。少焉紅霞生。東次第滿布。如朱如金。鮮妍閃爍。不可正視。忽焉一輪朝陽從霞中直上。天水俱紅。顧望芙蓉岳。旭光射雪。如玉蓮聳碧空。目難及乎前後。意將迷于彼此。余謂客曰。山海雪霞。景之美者。得其一。尚足以悅目樂心。況此樓兼得四者乎。夫雪不常有於四時。而芙蓉岳之雪。則四時常有。霞不常有於城市。而東海之霞。則朝朝常有。又況與中國第一之山。天下至大之水。朝夕相親如朋友。嗚呼。此樓之福。可謂駕萬乘

之富。而軼王侯之貴矣。余於此遊。又有所大為奇觀者。余生於太平之時。未嘗觀英雄之戰爭。夫朝之戰。自古而有。而至源平二氏之戰。始為大矣。屋嶋之役。源軍在陸。平軍在海。士馬成列。船艦相連。刀鎗如林。鎧甲耀日。紅白之旗相映。飄空各為龍虎之勢。相對於水陸。當此時。若往觀之。必有足驚目變色者。今登此樓。岳雪皚皚爛銀者。源軍之豎白旗在陸也。海霞粲然流朱者。平軍之張赤幟在船也。余與子。於是橫刀立以觀望。如身在屋嶋高松之間。膽氣為之鼓舞。精神為之發揚。何壯過此。又何奇加此哉。余



將屢來遊此。觀芙蓉岳以高吾德。觀巨海以大吾量。又觀岳雪海霞相映如源平二軍相對。以壯吾志氣。益吾神智。子以為何如。客曰。苟如此。則人將仰先生如此樓也。余撫掌而笑。遂書以為記。

墨田川觀櫻記

維暮之春。日煦風柔。窓前花笑。屋後鳥吟。一日大人賜春服曰。汝宜服此。時時探山水花木。勿苦刻生病。溫受而藏焉。二十一日。天氣清明。探花之心生。乃服新衣。告而出。欲遊墨田川觀櫻花。過二州橋。傍川而北。至東橋邊。望北則樹上如霞。喜而疾步。既至墨田

川長堤。櫻花正粲發。樹對峙兩邊。中通一路。以花盛疑路狹。左右顧則皆花。仰觀則皆花。接應不暇。目眩意迷。審視則花盈枝。枝欲低。風過之。搖搖然。每樹七分滿開。三分半開。滿開者白。半開者微紅。豔而清。美而不俗。未遇雨。故香色全盛。開而不久。故不畏風。無一片之落地。無一枝之後開。有直立岸上者。有俯而臨水者。有短而枝縱橫者。有高聳而少枝者。大抵櫻樹不屈曲。而花清美。故吾尤愛之也。勿惜花無語。有語則令人心飛。勿恨花無情。有情則傾國傾城。欲留賞此花。則恨失彼花。欲觀彼花。則惜棄此花。於是自



有花處。至花盡處。徘徊凡八遍。欲語無友。獨思良久。而大有所悟。吾嘗讀名家詩文。見其賞櫻花。謂如花。在紙上。又見丹青圖畫櫻花。謂勝於真花。今日觀花。則知向之文詩圖畫不足盡花之美。然則平日讀書。敬聖人亦如此耳。每讀經書。見記聖人之言語動容。謂聖人之大德如此之盛也。然見真聖人。則大德必倍蓰於書所記者。其感敬宜何如也。嗚呼。詩文圖畫不足以盡花之美。言語文字豈能盡聖人之德哉。又思天地文章之聖也。日月星辰。山嶽河海。是天地之大文章也。而花木則其小文章也。日星其文之明者。

也。山河其文之博大者也。花木其文之美麗者也。甚矣天地才之大也。蓋於本邦。富士山大文之尤傑者。櫻花小文之尤妙者也。今日觀花。樂心而又有所悟。花之德於吾也深矣。日中出家。愛賞至日斜。欲歸而惜別花。回首復至花下者數。花亦似惜吾歸。搖枝頻招吾。吾益不忍棄而歸。恨吾不家於此花邊。又恨不得移此花植于吾園。既而暮色蒼然。不得已而歸。歸而盛稱花之美。大人喜笑。二弟在側。問曰。阿兄遊人多否。海棠未開否。江邊有垂釣者否。吾猛省爲問曰。無一入吾目者。吾唯觀花而已矣。是夜操筆記



於燈前。時安政四年也。

東叡山觀櫻記

世人稱花必以其名。至於櫻。則直稱曰花。以其幽清  
豔秀。獨步花中也。猶西土洛陽人稱牡丹曰花。蜀人  
稱海棠曰花也。予極愛花。於櫻尤甚。今茲安政己未。  
新正而來。無日不風。寒氣殊烈。人皆言二十年來無  
此寒威。至二月下泚。風雖不息。而寒退暖至。梅花都  
開。然比常歲則遲。以梅之後常。人謂櫻之開在三月  
之半。予獨不信。二月二十九日。欲往東叡山觀櫻。勸  
友人共往。友人笑其早而不應。予曰。僕飢渴于花。請

先諸君往。遂獨發至東叡。先步山王廟清水臺邊。花  
方盛開。高大垂櫻。直立耀美。果如吾所料。於是知余  
與花有深緣也。大抵此處櫻皆大樹。高可十餘丈。花  
則單瓣。白而少帶紅。如玉面美人微醉。單瓣。故淡而  
清。少帶紅。故豔而不俗。凡花重瓣則可厭。極紅則俗  
矣。宜單瓣櫻之出乎類拔乎萃也。蓋櫻之品極多。予  
不能盡知。以予所親見。花單瓣者曰單櫻。重瓣者曰  
八重櫻。俗名八重。不必八重也。八重櫻不必八重也。俗名八重。不知其義。花大而瓣數重者曰牡丹櫻。此三種。花有極白者。有微紅者。又花純白葉間  
花間者曰山櫻。單櫻八重櫻牡丹櫻亦花中之傑。予



試第其甲乙。單櫻如美少年。斯爲甲。八重櫻如靜姬。其次也。牡丹櫻如名姝。又其次也。山櫻如高人隱士。是方外之花也。而枝之下垂者曰垂櫻。垂櫻大抵單瓣者也。此山率皆單瓣櫻。實江戶勝地之冠冕也。予終年飢于櫻。而暮春遇之。甚於兒之渴而得乳。貧而不能舍。一見此花。則鄙陋之慮消。而清明之氣生。藥予者櫻也。樂予者櫻也。予之愛之。豈無故也。褰衣上清水臺。四顧皆花。如在錦繡中。花氣薰人。無酒而醉。自花間下窺。不忍池水蒼蒼似藍。臺邊垂櫻尤多。舉手可攀。垂櫻平生無花時似楊柳。一開花則海棠桃

李皆北面稱臣。猶君子盛德容貌如愚。一爲事則四海之內皆斂衽贊嘆也。臺後一桃盛開。非不美。不幸廁櫻花間。故覺其陋。猶於司馬子長妙文高筆之間見褚生之作。難作縞衣綦巾聊樂我員之想。又徐步至吉祥閣下。立望閣內。兩邊櫻花夾路。如玉如雪。美不容言。中間朱殿巍立于前。紅橋橫渡。真畫圖所不及。此處樹尤高。皆非垂櫻。垂者固佳。不垂者亦佳。凡櫻。近觀亦佳。遠望亦佳。和雨而觀亦佳。帶月而觀亦佳。霞中觀風中觀無所不佳。嗚呼櫻吾無間然矣。天下直稱曰花。尊之也。親之也。爲天下尊親。豈不盛德



乎。既而夕陽漸斜。與花相映。鐘聲時起。鳥雀鳴林。徘徊山中。樂而忘歸。少選日暮人歸。予亦不得不歸。於是樂變為憂。蓋予觀花時心樂。而別花時心憂。每然也。是予溺于花之過乎。抑花惑予之咎也。予與花金石之交。校曲直于其間過矣。遂一笑而歸。明日三月朔大風雨。二日往遊者云。花色大減。予之有深緣于花。豈虛也哉。

觀旭軒文豪卷上

觀旭軒

慶應丁卯



